不见淮海路

智庄禾

时光的轮盘转啊转。一眨眼，立春了。冬日的暖阳还未在人脸上留下印痕，春寒却又让人披上了羽绒外套，“嗐，这冠状病毒，使人宅在家中，无法出门。”

想起了扬中校园，想起了扬中校园门口那条淮海路。

白露刚过，每到一年中的这个时候，时光之流好像失去了它的澎湃与壮阔，它淡定了，清澈了，化作那金色的泪珠，一滴一滴，辉映着秋日的朝阳。秋属金，金色白，故曰白露。秋天的淮海路上，被露水点染的梧桐树，吮吸着秋日的阳光。早上还早，倘若吹过一阵风，飒飒的，绿叶摇曳，惊飞了几只半睡半醒的鸟。鸟儿飞在高空，身影下方的是一个个赶早上学的学生们。

冬日的月光洒在淮海路上，车轮碾过淮海路上的斑马线。停车，留步，扬首。夜，一望无际的夜，笼罩着。可是，黑暗中的，挺立了一株株的梧桐树，交错的枝干，撑起了天空一般。树下，灯光，明亮。树影之下，家长们的车一辆一辆，热切的，是家长等待孩子放学的目光。灯光，有意识似的，悄悄地拢上一圈深深浅浅的光边。

寒假一天比一天长，日子一天比一天暖。那天匆匆路过，又一次见到淮海路。

虽已到初春，梧桐树却仍没有发出新叶。让人分不清的春风，抑或冬风压在人脸上，虽是带着口罩，却仍不能感到温暖。学校的铁栅栏门紧闭着。远远地望过去，可以看见树人堂和两旁的树。两旁的树在风中，似乎就只剩下颤抖的份，树人堂孤零零的，伫立着，伫立着。行五六十来米路，操场上还是那副“考古”的模样，原先的钢筋地基被拆散了，横七竖八的斜着。没有了学生的跑道上，也许会有一两只黄黄瘦瘦的猫吧。

这一切的败落，还要从一只蝙蝠讲起。一些人为了一时之欲，使得冠状病毒肆虐在世界各地。而对抗着这病毒的，是全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和所有耐住寂寞、守在家中的人们。

疫情当头，医生护士们，不顾自身安危，毅然决然的前往抗疫前线。女医务工作者们更是剃去长发，身着厚重的防护服，只是为了另一个生命的延续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：“苦难有多深，人的荣耀就有多高远。”在疫情中所有人们的付出，疫情结束后，都是我们的勋章。

再见，淮海路！